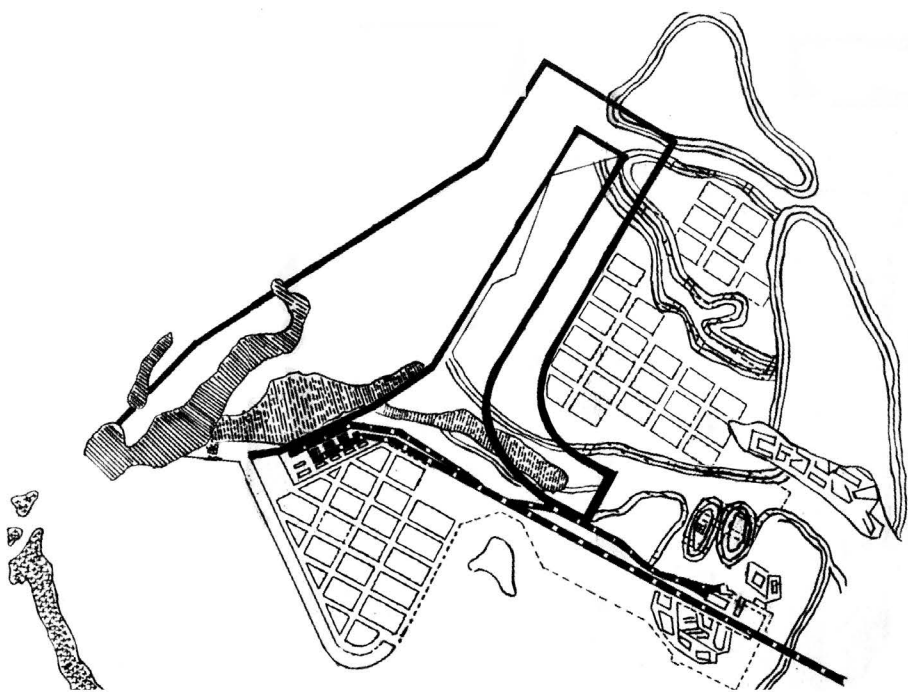


散文組



二〇一六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由楊佳嫻、楊索、楊翠、廖鴻基、凌性傑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楊佳嫻擔任決審會議主席。在這充滿變動的一年，散文或許最能反映當下，呈現這個時代的諸多細節。我們在評選的過程中，討論當代散文的書寫面貌以及參賽作品的表現，並且從參賽作品裡發現了內容與形式的新變，獲得許多驚喜。

此次散文參賽作品題材多元，關懷層面極廣，表現形式、寫作手法則顯得較為傳統。親情、家族書寫向來是散文書寫的主流，在打狗鳳邑文學獎中亦常見到這類作品。題材老舊無妨，重要的是如何深入挖掘問題，寫出新意、新觀點。另外，敘寫疾病、衰老、死亡的作品似乎越來越多，此一現象值得關注。寫作者用自己的角度回應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件好事。只是，描寫人生的缺憾不完美，往往容易用力過猛，情緒無法節制，舉重若輕或許才能維持文章的美質。我也注意到，近年來參賽作品有小說化、戲劇化的傾向，幽默輕快的文章顯得有點少，談生活品味的作品也不多。

讀散文的時候，我思考的是：舊題如何新寫？經驗與情感如何適切地傳達？形式如何安排？敘述腔調該怎麼掌握？散文體的美感特質如何彰顯？

本屆散文稿件數量頗豐，每篇都有一定的水準。進入決賽會議討論的篇章裡，每一篇都有讓人欣賞的優點。〈最熱的時光〉強而有力，以溫度與氣味召喚時代，用最高明的技術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讓人想像打鐵街的熱與光。這篇作品善於營造雙重性，透過細節交代已然消逝的青春。〈U〉題目甚為妥貼，文章內容也與題旨處處相扣，U型巷弄與人生谷底兩相對照，文字準確而乾淨，張力十足。〈小藥引〉標題好，佳句甚多，真摯又鮮活。此文處理自身的病症與家庭的破碎，想像彌合家族傷痕的可能，運筆不俗。〈趨光性〉的作者細膩體察生活，寫活了夜市人生。〈包裹之城〉的作者用包裹為主要意象，編織親子關係，描述當代親子感情狀態，那麼疏離卻又剪不斷，極具創意。〈正港南方〉有獨特的腔調與魅力，表現強烈的青春感，對海洋的書寫尤為精彩。〈光〉談的是病症與救贖，文字有個性。〈胸膛裡的手〉呈現感官世界，面對情慾流動，創意、想像力俱佳。這些作品豐富了我的視野，深深打動了我。

電影《你的名字》裡，反覆出現編織「結繩」的意象，它象徵不同時空的連結，也象徵人與神、人與人的聯繫。「結繩」是一種纏繞、連接的技術，我想文學也是。文學最動人之處，在於組織材料，綰合，梳理，編結，交織出令人感動的藝術。散文的材料無處不在，只要找到最恰當的編結方式，就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字結繩。

散文組首獎作品

最熱的時光

梁評貴

梁評貴



／ 作者簡介 ／

1988年出生於屏東，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是研究及創作，作品曾獲桐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大武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忠義文學獎、南投文學獎、桃城文學獎、台中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馬祖文學獎、菊島文學獎等。

／ 得獎感言 ／

這次非常榮幸能獲得評審的青睞，以後也會在創作這條路上繼續努力下去，讓自身的書寫更貼近文學的本質，而生活的本身就是一場展演，透過文學將事物的本質展示出去，使人更理解「人性」、「人生」、「人情」的意義。

都說是吃米粉要趁燒，打鐵就要趁熱。

熱到盡頭的時候，就是整個夏日。時間還沒過渡到秋季，陽光依然滿山遍野的隨春季延展到此，溫度有如爬階梯一般，向天際的高度伸展開來，漫天金黃色的銳利光線，隨著藍色的底面圖案灑落下來，照得人眼睛發疼。這樣的天，還有依附於此中的溫度，彷彿這就是最好的時代，你對青春的印象，總是與溫度、濕度脫不開關係，現在的你走在街頭一嗅，高雄特有的氣味探入鼻息，使你回憶起更久之前的印象，時間一拉，一扯，重新回到高雄，站在街頭，車流轟轟經過，這座城市，僅憑著溫度與氣味，一把就將你拖入數年以前的回憶膠捲之中，一格格，都像是逆流而上的切面片段。

你記起高中時某個逃課的午後，那時陽光正好，你剛從校園圍牆的內側，拋出書包，接著必須小心翼翼，並且維持著一定的速度，攀上長著尖形利刺的實心鐵欄。然後，伸出一隻腳，身形微略弓起，如一尾蝦，以鞋底邊緣摩擦減低降落速度，沿著藤蔓胡亂衍生的牆面順滑而下，安全抵達。看膩了教室裡白色日光長條吊燈，台上老師反覆教導的內容，你早已忘記，而那時日復一日的規律生活，搭不上身體抽長的速度，只覺得乏。

彼時，趁著學校午餐結束的休息時間，翹掉一整個下

午。將日常運行的軌道，輕輕偏移，偷渡一點歡快與溢出常軌的可能到單調的生活裡。那時你與阿源，一同翻過體制高高築起的柵欄，鎮日漫遊在城市裡，一身卡其色制服，在不該出現的時間裡出現，總是太過顯目，而惹得路人頻頻觀看。遂一路心虛的走，到高雄火車站的隔間廁所裡，將書包裡藏好的便服換上。鎖扣輕啟，喀啦一聲，宛如舞台聚光燈照面打下，一霎那，兩張年輕的面孔，從廁間走出，體會了什麼是法不常在，人我無別。

走出車站大門，你們迅即走入鄰近的撞球間。即便外頭陽光照得令人發亮生疼，一進入撞球間，就彷彿穿越到另一個世界，抽菸的氣味形成霧氣繚繞，只幾盞聚成的吊燈，讓眼前景物都鋪上一層濛濛的毛邊，有點像是你小的時候，故事書中讀到的那種，人間仙境的樣子。

先從三角形的框框開始。首先將不同顏色、號碼的球類聚在一起，這裡與學校最大的不同，是不區分差異，所有的球一視同仁。不同的球，卻有相同的開場，類似的結局，那球桿切面扎實，「喀」的一聲，方向對了，就能直直滾落那得分的窟裡，安放著自己。方向錯了，多是磕磕絆絆，這裡撞，那裡跌，往往還沒入袋，比賽就已結束了，這就是這些球的命運，人的命運。

那時的你，虎口向下，右手三指握住桿柄中間，左手掌微微隆起，如一柄弓，球桿穿過手掌架成的 V 字凹槽，只待呼吸漸次平勻，此時鋪於撞球檯的左手，宛如佛陀拈花，一個吐氣，右手將球桿向前推出，喀，各色球種四散開來，一個漂亮的開球，迦葉微笑。球身滾動，一派老成的打球技術，阿源在旁叼著菸，瞄了你一眼說：「不錯喔！進步很多了嘛！」就連說話的語氣，也是一樣的老成，在撞球場上，阿源就不像是個初出茅廬的高中生。最早，是阿源帶你來打球的，彼時的你怯生生地，剛從初中畢業，剪個平頭，總不脫三分拙氣。阿源的位置就坐在你身旁，先是他約你，「欸，放學後，帶你去好玩的。」彷彿剛國中畢業的你還站在界線的這一端，而阿源卻早已大步跨到另一端去，伸出手一扯，就把你扯過青春的邊界。

如同電視連續劇裡提及的：「天上一日，人間十年。」你和阿源在撞球間裡打個幾局，時間便往往來到終點，身體裡彷彿裝了個鬧鐘，只要逾過時間的界線，便會左右蹦跳，叮噹響起。阿源也頗有默契的結束球局，一同陪你到火車站，將制服換了回來，原來，連每日的離別，都是制式訂做，被大量複製，以一身卡其色衣裝作結，不同於五顏六色，等待彼此擦撞的球。而你搭上火車，準備回到位於鳳山的家。

車行微微往南，從高雄到鳳山只差一站，很快就到家。家中

是開打鐵店的，通常結束一日的課業，就會回到位在打鐵街上的工廠，四周因打鐵聲響過大而罕有住家。而你一家人則早已習慣，工廠與住家合一，一樓供奉著爐公先師，二、三樓養著一家老小，說是人間如火宅，高溫的爐火確實供養著全家的溫飽，其宅中有火，火中亦有宅。

當時，父親是街上著名的打鐵匠，彼時同業較勁，一條街熱熱鬧鬧，充滿亦敵亦友的競爭關係，而父親自有一套打鐵策略，在地方上足以撐起一家店。從爐火煤料的挑選開始，掂一掂煤炭的重量，檢查其中是否有生煤混入，以避免影響爐火在燃燒升溫的過程產生黑煙，按下開關，爐心開始加熱，通常為一千度，鐵與鋼，通常是熱到最盡頭的時候，才會放軟天生質地的身段，赤閃閃的，宛如一股流動的紅褐色漿糊。

一如青春，只有在最熱，身體與心靈正處於最紅火的階段，才適合塑形打造。若一旦冷了，鋼的鐵的成了形，在現實生活中，只得以無厚入有間，左閃右躲，上順下從，否則，再多的碰觸，如鋼如鐵的意志，最終仍會被時間斲傷。之後，父親再把燒軟的鐵器放到撞槌機上，藉此增加鐵器的硬度，撞槌機打得叮叮作響，那節奏與規律，像極了火車貼伏於地面運行的軌道聲響。那一槌，一音，都像要把你的思緒帶到更遠地方，做更大的夢。現在想起，卻只是步步倒

退，退回記憶中的美好時光。

將鐵器褪下撞槌機，父親再將其置於牛角尖上，親自以人力捶打鍛造兩次，再經過淬火增加硬度，金剛磚磨光，插入砂土，固定冷卻，拋光，上防鏽油。一點一滴，一把堪用的鐵器才儼然成形，如此耗損人力成本的事業，在當時已逐漸隨著引進機械自動化，而有些沒落的端倪，不到門前冷落，車馬唏噓，但也非更早以前的門庭若市，這一條街的每戶都是如此，卻也仍勉力維持住一家的生計。那次，你回到家中，翹課的事情早已被導師以電話揭穿，來到工廠，平日裡叮叮作響的敲擊聲不再，父親坐在廠裡的椅子上，一張臉，布著青灰色，像是鐵器冷卻下來的樣子，那回你終於明白，人與物其實都一樣，心冷了，脾氣就是硬的。那有如鋼一般的意志，在你還來不及開口時，就精準的給予一個耳光。

「給恁爸跪落！」一句話，即說明了當下一切情況。

腦海裡冒出無數個念頭，冷汗在心口盤旋流轉，什麼事都想，卻什麼事也沒個準，全沒主意。微微的頭一低，牙一咬，雙頰赤紅，熱汗從額上滑落，雙腳一軟，就跪了。難怪總是說，最熱的時候，最易於鍛造，燒紅成形，一個辣辣的巴掌印就塑在臉上，怎說人不比鐵，此時此刻，父子靜默的霎那之間，雙方是鐵，也是人。

後來，父親便禁止你再與阿源交遊，並告訴你，隨著生意的下滑，你們極可能要搬遷到另一個地方，透過親戚的介紹，轉業另謀出路，這當然也包含了，你可能要一併轉學。這兩則消息，當下聽得你有點暈，雙膝跪在地上，想再多問些什麼，卻也只瞥見父親轉身時，那張逐漸背光，而被陰影蒙上的臉。此後，你不再翹課，放學後也不願意再前往撞球間，那年輕的自尊又始終不肯透露有關家中的資訊，舊日的朋友們問起，只是隨口應答，說是家人禁止了。

只有那個站到成人世界那端的阿源，對你的說詞釋出狐疑的眼神，這大概，也是他所能理解的範圍吧。果然，阿源在一次的放學後，也選擇不去撞球間，一手扯住你轉身離去的書包背帶。「欸，安怎，是不是厝內有代誌？」聽在耳裡，那時固守一方小小自尊的你，心血一熱，眼前遂融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光景，泛些淚，像童年時期，因貪玩而不慎被家中爐煙嗆到的那一瞬間。所有的話語都卡在喉頭，各自爭相湧出，卻誰也出不來，說不得。老半天只吐出一句：「我家店要收了，我也要轉學了。」

那時，阿源是懂了的吧？

只說：「這禮拜日，再來打一次球，好嗎？」

你回到家中，心裡滋味很是複雜，但你看著即將離開的父親，依然勉力製作鐵器，那一槌槌落定的敲擊聲，代表心中的不甘，三十年來的心血，連高溫淬過的鋼，也能折彎。彼時才高中的你，根本無力能夠作為，只憑命運擺布，陳列在店裡的鐵器，看來都像蒙了一層灰，父親正面臨著人生第一次的轉業，而你亦面對著人生第一次的離別，終於有一次，日子不那麼制式，而你卻懷念起過去制式的生活。

來到周日，你與阿源相約在撞球間，你們依次將球框成三角堆，阿源嘴上仍叼著菸，將球桿拿給你：「來，你開球。」你依舊嫻熟的將桿身推出撞擊，「喀」的一聲，父親也正落下他倒數的幾次捶打，「喀，灌球！」父親將他三十年的怨氣敲下。「喀，解球！」父親順著擺動的手臂低下一滴汗水，「喀，洗袋！」父親在敲擊的瞬間嘆出一口氣，「喀，衝球！」父親終於趴在椅子上哭了起來。

此時，一局已經結束。

黃紅黑綠藍紫，各自散落，局不成局，終於，你和阿源，和熟悉的打鐵街老家，要走向另一個流動的軌跡，而那天依然獨自搭車回家的你，臉上也落下一道細直的軌道，但很快，普快火車，窗外的風一吹，乾了，也就沒人看到，不

會像是前幾個夜晚你下樓，卻意外發現趴伏在案上啜泣的父親那樣。

附近都稱這條街是鐵打造出來的，但鐵打的街，仍是肉做的心。

離別總是不忍，再不忍，終究也像散開來的球身那樣，落入了各自的球洞中，從此天長地遠，明明是狹長的島嶼，卻怎會比長方四正的球檯還廣闊？球，下一局還能聚在一起，人散了，卻怎樣也兜不攏。於是這一切就留在記憶裡，你記得高雄擁有最熱最熱的夏天，時間舞動著手臂，每一槌揮下，都彷彿在定你的型，爐心層層加熱，步步燃燒，反覆淬火，竟鍛成記憶裡最堅實的鋼鐵，伴你往後一路破山開石，勇猛精進。時間回到現在，你站在高雄的街頭，當年的鳳山打鐵街，如今也僅剩一家，老鄰居早已搬離，而阿源更是在你轉學後，就失去了聯絡。原來，我們也只是時間反覆鍛造的鐵，與世界碰撞得叮叮作響，瀝去雜質，幾經淬火，最熱的時光已經過去，定了型，往後的每一刀，每一斲，都在我們心中，最偏薄鋒利的那一面，留下了細細碎碎的缺角。

散文組首獎〈最熱的時光〉評語

楊翠

〈最熱的時光〉以溫度和氣味，收納成長記憶，提煉城市歷史圖景。

本文的美學手法，有三點值得一提。其一，採取回溯法，首尾兩段是現在進行式，中間是過去進行式，以此拉開時間的縱深；其二，使用第二人稱敘事手法，營造兩個自我（現在之我與過去之我）的互相凝視與對話；其三，將父親／打鐵街、你／撞球間，兩條生命軸線，通過打鐵與打球的身體韻律，相互疊合，在敘事上，以及父子的記憶線圖，都形成互涉、對話的效果。

文本有兩種溫度與氣味，喻寫兩種記憶：一種是青春熾盛的成長史，另一種則是城市打鐵街的衰微史。

青春的生命，想要翻越圍牆，跨越邊界，在撞球間尋找大口呼吸的間隙，文本以香菸的氣味，打撞球時身體的熱度與節奏，編織出成長史中一段「最熱的時光」。而與打鐵街一起衰老的父親，則堅持以最精確的身段與節奏，在最後的最熱的溫度中，完成打鐵街最完美的黃昏。

兩種身體，兩種溫度與氣味，兩種不同的曲線，一種青春上揚，一種黃昏衰微，在作者筆下，交疊在一起，共同繪寫出豐美的城市記憶圖景。

散文組評審獎作品

正港南方

郭家瑋

郭家瑋



／ 作者簡介 ／

郭家瑋，略高，一直努力在跨出各種邊界，並試著成為更好、更溫柔的人。目前在台北城中打滾，在文字、排戲、補習班的貓以及時間中慢慢確定自己。

／ 得獎感言 ／

故事從去年的冬至說起，從台大旁的聯經書房出來手上多了一本作品集，沒有自己的作品卻也還是讀了。記得交給我的女士說：「明年再投投看吧！」，心裡覺得別傻了，有些事情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有結果的。於是那個冬天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一年後能在這裡寫下這些文字，好像是對過去的自己投以一個鼓勵的眼神，要他相信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明天。謝謝高雄這個越來越少回去的家，以及台北的一點點冷讓我寫出這些文字。謝謝去年沒有得獎的文章，還是有評審給了幾句稱讚的話。謝謝很多重要的人，希望我稍微變成能讓你們驕傲的男孩。

之一，南方。

來到台北之後，我突然不知道真正的南方在哪裡。

南方，不是太陽落下或升起的地方，連冬天的冷冽的風也是從北方吹來。南方，好像只會在炎炎夏日，吹著軟綿綿的風，吹的人昏昏欲睡，讓時間格外漫長。

南方，一個無關光影，或是情緒的方位。

總是喜歡稱自己來自南方，南方因為沒有集體的故事，所以總是帶有很多想像。例如天氣，初識時，開頭的話題多半就是天氣。每個人都會提起那裡溫暖而乾燥的冬，以及炎熱無邊的夏，每個人都曾有一趟去過南方的旅行，帶了幾處曬傷之後便叨叨絮絮的和別人訴說。南方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逃亡，可以逃開北地荒謬的冷和濕，擁擠與疏離，彷彿到了南方，所有的事物都柔和了起來。

其實南方的陽光不是柔和的，它總是那麼銳利地射入每一片窗玻璃，在不同的表面，清楚分割出明與暗。高中時候的下午，放眼過去整個世界亮晃晃一片，酷熱的走廊除了大面積的陽光，陰影好小，沒有半個人走動。

高中教室一直到高二暑假才裝冷氣，每天上學突然也不是一個討厭的選項，也不用貪著冷氣而到公立圖書館和看早報的老人搶座位。每天到了學校迫切等著九點的來臨，短促的響鈴聲之後整排教室會傳來一波慶賀聲，接著是每間教室門紛紛關上的撞擊聲。教室切換到另外一個時空，總覺得像

便利商店，明亮的色澤一致，永遠涼爽，人人在裡頭甚至無法浮躁，專注之外，就是沉沉的睡。校園甚至因此看起來整齊多了，鮮少再出現將卡其長褲摺短的高中男生，在校園晃著一雙多汗毛的腿。整整齊齊緊閉的門窗，整整齊齊的學生。

每個人都向溫度妥協，溫馴的像是慵懶的貓。

但還是有體育課必須曬太陽，藍天下，藍色的運動服和藍色的磁磚，平時整個校園散發著淡薄的氣息，沒有太沉重的存在感，唯有上體育課時，走到陽光下回頭望，校舍與零散向前的同學，身上的藍和後頭牆上的藍是不同的，相差一段時間的漸層。逆光走向操場，炎熱無邊。南方的夏天總是讓事物格外清晰，所有的差別顯而易見。像是幫世界的一切都安上一個獨特的名字，每件事都可以輕易被指稱。那段時間體育課上了些什麼，沒有太深的印象，老師遷就著需要分數的測驗，讓同學自由在場邊的大榕樹下就著石椅看書，但多數人都是攤著書，便開始和身邊的人談天起來，只會有幾位同學安靜默唸英文單字，眼神偶爾飄向場上被運著的球，像在測量聲音和他之間的距離。

風總是那麼大，不知為什麼整個運動場總是只會有一個班級數量的學生，還有，總是藍的像彈珠汽水的天。身體記憶著每一次在球場上，風從球場上另一端吹來，竄入寬鬆的運動服，汗水被吹涼，後頸被曬得微微發燙。每道呼吸聽起來相當遙遠，只有意義被丟了過來。球傳了過來，籃框逆著光，在視線裡散成一片。

還沒投進幾顆球，日子就繼續倒數下去。那時候覺得手中的球，是時間裡所能掌握最確實的事物了。

泅泳在書堆中的日子隨著夏天而拚命延長，總有許多倒數的日子，多到不真實，開始難以活在當下，因為總是在想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如何在遊戲規則裡面玩出一些成績。這樣比較累人，但是看起來比較成熟。

那時候最常問的是，嘿，要不要上去念書？上去，意味著北上，也不知道多遠，但至少是一個方向。隔年夏天，多數人都成功上去，只有少數人落在南方偏南，一個更加炎熱的地帶。離別的夏天，當我們興奮地以「上去」指稱方向，總會有些聲音半開玩笑地說，上去？你們都忘記我要下去了啊。

小小的一個島，我們也盡了一份心力在劃分它。

我們的眼光往北看，後來很多人也失去聯絡。

現在才發現，原來我們也這麼急欲著離開南方，以為向著北走，就能真正離開困住我們的種種。

現在才發現，困住自己的，從來都不是南方。

因此和人提起自己來自南方，想起的會是溫度和顏色，還有被留在南方十七歲左右，那些瑣碎而油膩的小事。有天大學的社團活動上，彼此之間仍笑得有些尷尬的時刻，帶團康的人問起一位學姊的家鄉是不是在南方。長得漂亮的學姊朗聲地說，我是桃園人，應該算南部吧！接著是一串笑聲，我也笑了，但這幾句話一直飄在腦中。

南方到底在哪裡？我不停問我自己。

之二，正港。

一直到很後來，才知道家附近其實就是海。

家位於眷村的邊陲，緊鄰著市場，我的童年在市場聲中度過，早晨的菜車倒車聲劃破水融融的清晨，接著是整個早上的喧鬧，以及氣味的蓬勃，一切到了下午全被整齊收攏在路旁，只會有幾隻流浪狗閒晃過空無一人的市場。空氣中總是飄著淡淡的泥土味和腐味。

我始終以為我住在一個距離海相當遙遠的城鎮。到了國中時代，做地理作業時搜尋家附近的空照圖，發現海就在家後方三公里左右，小學過兩三條街就是了，但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是一個港，一個戒備森嚴的軍港。聽說裡頭停泊了整座島最多的軍艦，龐大而威武，還有一些亮晶晶、可以殺人或保護自己的飛彈武器。

小學同學的父母的確有多數是軍人，卻鮮少來接他們下課，他們總是整整齐齊的步行回家，第一個會拿著小小黃黃的路隊旗，出校門右轉。只有在班級家長會，他們的父母會穿著樸素前來，向老師以簡潔的話語客氣問答。

海邊那一區有相當多鐵絲網，灰色的泥牆常常橫越了整座街，上頭沒有任何塗鴉，只有被洗磨的泛白。空氣中沒有海的鹹味，連風也沒有淡淡的藍。整座港區像是一個祕密，沒有人會談論，可是它卻真實存在。

海，對那附近的任何人，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於是有了荒謬的生活：成為最靠近海，卻看不見海的小鎮。

如果要去真正的港邊，就必須跳上西向的 219。在便利商店前等上數十分鐘的公車，是夏天最漫長的記憶，時間好像前方馬路拚命延長。車子會一路晃過大街，經過林立的店家與車流，繞過圖書館前的圓環，旁邊是擁塞的國宅。沿著鐵道而行，經過幾座小小的山丘，最後停在一片舊鐵道前，每看到那鏽蝕的痕跡，就知道港邊到了。近年來倉庫改建成藝文園區，整個範圍擴大，和舊時的商圈接壤，販賣著時光，吸引許人潮。高二暑假，沒上課的時間，幾位社團同學約一約在老地方集合，一大早圍坐在自行車道旁的大樹下，有人會帶吉他，散漫地撥著和弦，一首歌往往沒唱完就切換到下一首，蟬聲也零零落落。對面顧展的工作人員常常會對我們投以好奇的眼神，隔著陽光，眯著眼留意我們的對話。中間隔著整個夏天的陽光，但還是和那邊的幾個人熟稔起來。有一位身材微胖的大哥總是滿頭汗，問，怎麼，今天不用上課啊？

暑假啊，誰要去上課？同伴裡那個短髮的女孩總會大聲回答，之後我們全部笑成一片。

那時候那裡還沒有太多賣著精緻手作文創小物的店家，也沒有強調天然食材的冰淇淋攤販。那些卡通人物的展覽還沒有進駐，有的只是一些前衛至極的藝術形式，有時是學生的畢業展，種種常常是無法被歸類的，也是無法吸引太多人的。

一切都剛開始的青澀和安靜，坐在樹下，總會有種錯

覺，好像整個夏天都會是我們的。

而海就在前方數公尺。

總是停泊著海洋研究的船隻，整潔的白色外殼會映著水波，有時還會有巡迴的大郵輪，像一尾沉睡的鯨魚，擋住海平面。探頭出去看看海水，不是浪漫的藍色，混濁的像颱風前的天空，將一切都吞沒的灰。空氣中只有淡淡的鹹味，不知道是汗還是海，還有一絲又一絲的汽柴油味，總是讓我想到了說再見的口吻。

在這裡的樹下討論過很多事情，有人的失戀或初戀，那幾張沒考好的考卷，還有要不要往北的問題。

還可以沿著海岸一直走，那是特別的時候才會這樣做，有些事情你沒有辦法用語言表達，或者你無法提問，就只能一直走，被風吹著，一直走。

突然走到距離夏天和港邊很遠的現在了。

來到台北後，我常常想起在港邊的日子。鮮久沒去，每次回南方總有那麼多事情要整理，那麼短時間可以停留。回家變得好貴、好遠、好久。有人失去聯絡，有聯絡的通常都不在身邊，靠著網路問候彼此，其實很想大叫：為什麼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聚在一起了？

後來聽說那棵樹下的木棧道被拆除了，文創開始席捲整座港灣，所有東西開始通貨膨脹，創意和商品結合就可以無限喊價，地名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臉書裡，成為他們南方的一個標記，他們有著完全掌握完美的角度和光線。有次回

去，大哥已經不在那邊，剩的是一個眼神疲倦的工讀生，坐在他的位子，說要進場請至右方售票亭購票喔。

只有海還是一樣，不藍，卻還是發出陣陣浪聲。

之三、正港南方

很久沒回家了，和家裡說，時間也近暑假，不如就等學期末一併回去吧。發現過了訂車票的時間，索性遲個兩三天再走，六月底七月初，這一段時間總是模模糊糊，夏天逼近，早一天晚一天也沒多大差別。

高中時期的期末考，就算開了冷氣教室還是浮浮躁躁的，光線溢散。填完最後一張考卷的答案，每個人都相互使著眼神，監考老師多半不會出聲制止，他其實也想快點離開吧。書包裡面塞了一件便服，準備一出校門就換上，在後門臨時決定好要去何處消磨剩下的時間，嘻嘻鬧鬧一整天，晚回家也不會被責備，這是暑假前的小小任性。

有人計畫著今年暑假下來南方玩玩，我一面條列景點，他們一面回：去過了啦……那邊很熱……我覺得還好……還有嗎？

還有嗎？

南方還有什麼？

他們的眼神由熱切轉為嘻笑，我只好尷尬的抓了抓頭。他們往往能補充我所不知道的景點和情報，來自我陌生的網

路和旅遊節目。在我耳中聽來很奇妙，好像一個旅人，竟然比一個異鄉人了解故鄉。

在台北總是很想回南方，但同時覺得自己不夠了解南方。總是自認能代表南方說些什麼，但我所記憶的，是不是他們認知中的那個南方？

於是開始很少和別人談起南方。

南方還有什麼？

他們所記憶的南方，好像是一個完全開闊，願意擁抱或好或壞的寬容地區。或許某部分是這樣吧，但必定還存在著一些自私的東西，私人的、有些不正經、端不上檯面、小小的事情。他們所記憶的南方沒有在球場上投進幾顆擦板球，沒有開冷氣的關門聲，沒有在港邊樹下的歌……。夏天、陽光和港邊，這幾個被用到爛的青春符號，因為在南方而有了意義。無法被複製，無法共享也無法重來的意義。

在我記憶中的南方，永遠是屬於我自己，既私人又正港的南方吧。

散文組評審獎〈正港南方〉評語

楊索

散文作為一種文類，不若小說布局森嚴；不似詩的字詞精雕細刻，散文貴乎文氣飽滿、平淡自然，就像聽一首即興吹奏的薩克斯風，字句化為音符、段落成編曲，讀完有一氣呵成，最好要多一點餘韻。

這篇文章初讀時容易被略過，因為標題並不出色動人，文中三個小標屬冗餘，但，細讀之後，上述缺點如正妹臉龐一二雀斑，小疵而已。〈正港南方〉文字素樸、情感真摯，極可貴的是，文章耐讀，作者往返反復於主題，對「南方」是主體或是邊陲的地理方位，由此思索個人認同兼及成長與青春，光影熱度與惆悵失落排比參差，南方的質地屬性躍乎字裡行間，通篇行氣淋漓。

作者是 19 歲學生，出手不凡，創作力才剛噴發，喜見一顆新星冒出國境之南的天空。

散文組優選獎作品

U

許閔淳

許閔淳



／ 作者簡介 ／

1991年生，散步之人，喜歡海和夢。現為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生。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新詩、中興湖文學獎散文首獎、打狗文學獎、中區寫作金質獎銅質獎

／ 得獎感言 ／

寫東西對我而言一直是件寂寞的事，像潛到深海中走路，有時候在深海中走太久便感覺窒息，上岸晃蕩太久又感覺過於乾燥。這樣反覆的過程久了便會漸漸明白，無論多麼孤單，潛入深海中已經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或許是耽溺於這種孤單所帶來的巨幅靜謐。很開心有人在深海中捎來光亮，照亮某部分的自己，雖然光總會褪去，但也足以生成一些繽紛閃爍的浮游，謝謝。

有時候四周所有人事都會混黏在一起，不分色塊、不分大小，就那樣所有事物都混在一起，彷彿上空升懸著巨大的攪拌機，將一切攪拌得糊糊的，然後所有的意念與行動都會在這樣黏稠的氛圍中化為其中的一部分，消失在記事本與腦海中，等到這團黏糊終於退去時，好像從遙迢的夢中走回來，四周所有的事物都瀰漫著嶄新的陌生氣味。

這樣的時刻其實令人感到害怕，卻又無法輕易的從這些黏糊中抽身，就算抽身了，身上還是會牽附著那些黏液。黏液將自己與周遭所發生的全然分隔開來，完全被包覆在其中，從黏液中看出去，所有的事物都被覆上一層斑黃或墨綠色。必須花很多的力氣與時間才能讓這些黏糊馴良地退回它們居住的荒涼穴居。

這種狀態如水，但其實又非水，努力滑動手臂、輕拍雙腳渴望前進，才發現它們的膠稠的力量大得嚇人，完全無法動彈，努力了幾天仍無斬獲，只好任憑自己在這樣的膠著中，如落入一張巨大蜘蛛網，無法往前也無法後退。我感到黏液滲入自己的皮膚，一點一滴地使血液凝固，感到全身的硬骨都快被這可恨的黏液拆毀。

「真的很恐怖。」忍不住打開臉書和朋友分享這樣的感覺。

但黏液不會因為分享而被稀釋或減少，那樣的心情仍然流轉在身上的每個部分，荊棘藤蔓般的布滿全身。

「最近有遇到什麼事嗎？」朋友快速回覆。

「沒有。」

「暫時性低潮？」

我決定停止繼續說話，因為那樣只不過會陷入更多的問句與謎團，或是到最後把對方也攪和得混亂，也許本來就不該放任這些鬱鬱的心情在他人青翠的草皮上漫走。

黏液甚至無聲地在夢境的天花板上緩慢低落，積累到一定的重量時，那條長長的線會啪一聲斷裂，然後夢境中的所有也會變得像現實般黏糊。面對這樣緩慢無聲的侵略，我感到短暫的氣憤，但那樣尖拔的氣憤也很快地就被那些黏糊糊的液體吞食了，然後一切又恢復到黏糊糊的狀態中，無聲無息、無愛無恨。

這是一種殘與癱瘓，我深深地明白，這樣的癱瘓經常在生活過分熱烈激動後產生，在熱烈緊湊的生活中必須精神抖擻地處理每件正事，必須將洶湧而來的各項事情分類切割，大塊的先處理，細碎的便掃到角落。

「前陣子忙到腦袋幾乎迸裂，暴露太久，便只想把自己裝進那如破損後的天空所流出的大量昏黃福馬林罐子，裡頭的生物無論張眼、閉眼都非常的靜謐，想把自己完全浸泡在那甚至達到駭人地步的靜謐中，完全靜止，或是把全世界都泡到福馬林裡，然後孤單就會成為一件自然且莫須有的事。」

在一個擱置許久未回覆的對話框中打下這樣的字句，猶豫著是否該將這段文字送出，沒想到的是，這段話彷彿預言成真，那些黏稠液體絕對與福馬林脫離不了干係。

法國有一個畸形博物館，裡頭擺滿大大小小的罐子，裡頭全都是畸形的各式生物，連生的牛與豬、腐爛的乳頭、雙頭胎兒等等，我出奇冷靜的瀏覽著網頁，昏黃的福馬林，如同一個又一個被人遺忘的黃昏。

黃昏，尤其是那種濃烈泛黃的，並且從遠方傳來垃圾車若無其事、輕快的「少女的祈禱」的那種黃昏，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感到這樣的黃昏使人深深地陷入絕望，世界與人都會忽然變得非常悠遠，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有來到這個世上過，我想也許跟垃圾車那不斷捲入垃圾的黑洞與輕柔音樂有關，因此在瀏覽那個法國畸形博物館的網頁時，我相信他們只是被困在某個這樣的黃昏中。

盯視著那些駭人的畸形胎兒，的確像外星人般，腫脹的大腦、歪斜扭曲的五官、攤敞而出的腸胃，我想這是黃昏的威力，黃昏確實有能力使人、使一切歪斜變形，如狼人在月圓之夜發出狼嚎後會成狼，而有一部分的人在這樣的黃昏中也會變形。

無論是黏液、福馬林、黃昏，那都虛幻而真實的描繪著一種受困的狀態。

我也被困在一個濕黏且暴躁的夏季裡，那個夏季忽而缺水忽而暴雨肆虐，生活也跟著一下子吸水膨脹，一下乾涸萎靡，我非常非常的思念冬日的安靜與冷，以及那幾個能夠理解我對冬日偏執的朋友，然而他們在這個夏日漸漸溶化了，凝固過後也再也不是同一個人，我深深的明白這個道理，分子的排列全都不同了。在這樣悶熱黏潮的夏日，我一直在想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為何身邊的許多人都溶化般的消失了。只能獨自走進那個隱身在喧鬧夜市的 U 型巷子。

U 型的巷子與外面的世界隔閡，往上看有整片瘀黃的遮雨棚，陽光從上篩落時便黯淡了一分，巷口右邊是一家掛滿衣服、散發著濃厚濕氣的修補衣服店，左邊則是一家柑仔店，賣老牌醬油與吃食，後面一點有百元理髮，全都是一些過時且蒼老的店。一過 U 型彎便會看到一家剉冰店，當然也

是復古風，那個夏日我經常一個人走到這裡吃冰，不為了解皮膚表層的濕黏與生理的燥熱，只為了一個人窩在這裡思念冬日的冰涼。

獨自坐在這 U 型巷弄內，像是坐在水槽下方的 U 型水管，裡頭潮濕晦暗，而且裡頭全是不認識的人，他們就像溝渠中會出現的小黑鼠或浮游生物，我靜靜地觀察他們，然後繼續低頭吃冰與思念冬季。

吃完那小冰山後，我會一直望著那淤黃的遮雨棚，我喜歡它篩落暗色系的陽光，充滿整個小巷的感覺，像從發霉木抽屜找出的一疊老照片，也像福馬林，整個 U 型小罐裝著整杯的福馬林，我們在裡頭被浸泡，如此安靜，有時會被這個小巷深深感動，這裡頭所有的老舊與昏黃或許意味著受困，但也意味著一種守護。守護著什麼不要被外在喧鬧的文明所侵襲，就像我的內心也一直守著一塊很舊很舊的貓眼石般的東西。有時候我覺得這條巷子和我同樣孤單，它也像我近日的人生縮影，U 型谷。

高中的地理課本上介紹的冰河地形，冰河侵蝕作用形成的谷地。當冰河順著傾斜的山坡向下移動，山谷就會被沖刷、侵蝕。等到冰河融化或解凍，就留下一個山谷，類似字母 U，常常散落著被冰河運來的小石塊。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冰河便那樣無聲息的流進我的生活，緩慢而冰涼地將我的生活磨出一個低低的 U，有些時刻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那個 U 的弧度，低沉地發出聲音：「你有什麼地方被磨掉了喔。」其實並不討厭這個 U，它像一個祕密般的谷地，裡頭流淌著冰河，我經常從那幾乎九十度的懸崖慢慢地吊著鋼索而下，裡頭只容得下自己一個人，所以完全不必在乎他人的聲音，也因此不必變換聲音來成就一首同調的曲子。

但後來我發現原本只有一個 U 的谷地上面磨出了更多更多的 U，有的重疊使那弧度深陷，有些分散錯落在各處，使各處都充斥著如痘疤般的凹槽，我學會在看每件事情時潛入更深的弧度中，在那裡看見一些比冰河更沉重的事物，並且在這個谷地裡發現世界的另一種樣態，其實某一部分是極為荒唐的。

不斷地沖刷與侵蝕，U 型的最底就那樣無聲地被磨得更深，像一口斑駁生鏽的井。

在深井中忽然明白了許多事，好像忽然跋涉到一座未曾到過的高山，從那座山上鳥瞰的世界是極為不同的，許多積累於內心許久的模糊灰色感受，都因為這個新的井口視角而

變得極為具體清澈，然而卻又同時的感覺自己是沉在那個 U、那口井的最底部的，這是一種相當矛盾撕裂的感受。

與一位許久未見、僅存的朋友聚餐後，他用很抱歉的文字告訴我他感到很沮喪，好像忽然聽不懂我說的那些抽象事物了。我呆看了他的留言許久，感覺到他也將在這個夏日溶化，不知如何回應。我想他是跌到了我的 U 裡，其實那冰河是極滑的，也或許他看見了在福馬林中，那個畸形的我。我沒有和他說出我內心真正的感受，因為那又是另一串的隱喻和象徵，但內心是黯然的。因此，我開始嘗試將那不斷侵蝕消磨的冰河掃開，如同掃開大片大片充滿隱喻的文字，或是試圖將那個 U 型溝壑填滿，像是將自己冰涼的體內塞滿一朵又一朵朵滯的棉花，然後相信一切都會充飽、都會好了。有時候多麼強烈地希望這些使人感覺到冰痛凹陷的事物不要再流進生活中了。我不發一語地關閉對話框，然後放聲大哭。

我在暗處捧起那個裝著黏液、福馬林黃昏、與畸形自己的 U，像一個脆弱無蓋的玻璃罐，接著將它們嘩啦嘩啦地傾倒出來，它們被倒出後很快便乾竭皺皺了，我將那個什麼也沒有的 U 倒放在桌上，成為一個小山丘，偶偶地攀爬上去，發現那裡仍然沒有一條好路、仍然沒有一個得以生存的語境。許多的人事早在冰河來時就被磨開了，我無法離開那個 U，那裡只有我自己與零星的幾顆石頭。

披著一身福馬林般的黃昏繼續跌跌撞撞的過著。那個夏季，幾乎放棄尋找那些溶化的人事。然後我遇到了阿輪。

阿輪的本名是什麼其實我從來不知道，他總是用輪椅颯車，又有一張凹凸不平如黑輪般的老臉，因此我私底下稱他阿輪。他總在我值班時來和我攀談一些小事，起初我會耐心的聽著他講許多小事，但後來也漸漸地感到厭煩，他其實有一張，不好看的醜臉，皮膚滿是坑洞、大小瞇眼、大暴牙，還有一頭永遠看起來都油膩的長髮，他會從輪椅上一跛一跛的走到櫃檯來，抬起那張歪斜不勻稱的臉，滔滔續續地和我閒聊，也會在路上看到我時急速地用輪椅颯過來我旁邊，我總是很好奇地問他不怕跌倒嗎？他說還好啦習慣了。然後繼續在我身邊喃喃自語。

雖然感到厭煩，卻因為值班離不開櫃檯，只好繼續聽他用不好聽的含糊聲音講著一些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事，有時候阿輪也和別人攀談，他走了後，會聽見他們用一種終於解脫的語氣慶賀，並且碎念著他的可笑與煩人。阿輪反覆訴說的主要內容是他的前女友與他的病。或許因為他反覆太多次，或也許我始終以一個世俗的既定觀念不相信他會有女朋友，因此我其實不把他說的那些話當作真實的，有一搭沒一搭地敷衍著他。

「唉，女人就是這樣啦，看到更好的就走了，我之前對她多好啊。」「唉，我的醫生跟我說啊『你就等死吧，沒藥醫了。』人生無望啊，唉這種病就是這樣。」阿輪用他那大暴牙的嘴巴眯著大小不等的眼睛，看起來實在有點，不，應該說是相當，猥瑣，他總在傍晚我值班的時刻說這些話，我始終採取一貫的敷衍話術應對。某一天我心情特別焦慮，當阿輪又抬起臉反覆相同的話語時，我只冷冷地問他：「喔？你那麼確定那女生真的把你們的關係定為情人嗎？」

忘了阿輪是怎麼回答的，忘了他是抬起那張黑輪般凹凸的臉說：「當然是啊！」還是低著頭說：「或許是吧。」但我記得他最後駕著電動輪椅漠入整片潮濕黃昏的模樣，那樣的歪斜那樣的空洞，他在那罐小小的福馬林中加速，然後四周湧起密麻的氣泡。

殘疾者阿輪駛向他永恆的黃昏、永遠的福馬林中，在那裡被醃漬成更畸形的模樣，他在裡頭發出聲音，努力睜大眯眼，所有人還是看了他一眼就匆匆走了。其實他只是想打破這個罐子，我又何須揭穿他呢？我感到極為劇烈的罪惡感鋪天暴雨般降下，暴雨中我忽然明白了對他的惡之巨大，以及，自己其實並不比阿輪更健全。

「很抱歉，我實在不能明白你說的那些抽象事物。」周圍

湧現一片嘩然的嘲笑聲，呵呵呵、呵呵呵，如魔幻電影中那種不斷繁衍增生的、有著恐怖人面的花朵，笑聲尖拔成嘻嘻嘻嘻，我用力摀住耳朵。

瞬間，朋友的留言、阿輪難聽的聲音、我的眼淚、在黃昏中駕著輪椅的阿輪，全都蒙太奇效果般快速閃現我濕潤的眼前。

我猜想阿輪的世界中沒有不斷侵磨下探的U型谷與冰河，但也或許有，可能是W、V，有著生澀未磨的銳角，但他絕對也被困在黏稠的福馬林黃昏中，他拿起他尚未磨整的W和V試圖敲碎那些黯黃的黏液，不斷加速他的電動輪椅試圖衝破一切抵達清晨的光白，如同我試圖割開牽絆我整個人生的U，以及將裡頭裝滿的黃昏傾倒乾淨，然後我們都可以起身迎向一個沒有黃昏的亮白國度，在那片雪白中，我們都可以放心地隱喻與說話，我們可以被容許在殘之中虛構健全，沒有人會質疑這些是否真實，沒有人會拿起鏟子將什麼重要的事物連根鏟除。

糾纏

生活磨難，每個生命難免因而產生變異，或變形變態，或縮躲窩藏，或豎起牆垣揚起幡簾來孤立自己。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口無法與人溝通讓人明白的孤獨深井。得獎這篇文章〈U〉，作者反覆用膠稠的黏液、福馬林、黃昏、冰河磨切出的U型谷等荒涼、畸形意象，精準的陳述如此被困住、被癱瘓的心境。

五千字篇幅不算短的散文書寫中，反覆使用這幾種相同意象，確實有點冒險。這手法的好處是造成讀者幾乎喘不過氣來的張力，這綿密壓力是這篇文章的成功之處，自然，也造成這篇文章不容易閱讀、也不容易讀懂的缺點。幸好作者懂得用些對話和事件來沖淡一路繃緊的文意。

世事原本如此，優缺點並不絕對，之間的掌握，恐怕攸關作者生命歷練與生命哲理的透析度。年紀輕輕，就能寫出如此富含生命哲思的文章，委實難能可貴。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10/30（日） 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凌性傑、楊佳嫻、楊索、楊翠、廖鴻基

（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林美秀、施雅芳、陳娛如、

《聯合文學》周玉卿

紀錄：姜呈穎、方子齊

評審委員推舉楊佳嫻委員擔任主席。

複選結果

本屆散文共徵得一〇三件作品，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八件作品進入決審。獲得三票的一篇，兩票的五篇，一票的十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一票	〈精障的文字狂想曲〉(楊翠)、〈尋·履〉(廖鴻基)、 〈老鋤頭〉(楊佳嫻)、〈惡靈無所不在〉(楊索)、〈明星 花露水〉(楊索)、〈土風時代〉(楊佳嫻)、〈小殊〉(廖 鴻基)、〈父影〉(楊翠)、〈趨光性〉(楊翠)、〈俄羅斯輪 盤〉(楊佳嫻)、〈無夢時代〉(凌性傑)、〈胸膛裡的手〉 (楊索)
兩票	〈光〉(廖鴻基、楊佳嫻)、〈包裹之城〉(楊翠、凌性 傑)、〈U〉(廖鴻基、凌性傑)、〈小藥引〉(楊索、凌性 傑)、〈正港南方〉(廖鴻基、楊索)
三票	〈最熱的時光〉(楊翠、凌性傑、楊佳嫻)

決審討論

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兩票以上作品全數討論；獲得一票的作品，則由各評審推薦佳作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精障的文字狂想曲〉

楊翠(翠)：這次被選出來的十八篇作品就層次來說都差不多，主題、特色各異，但也各有問題，品質差距不是太大。我選擇〈精障的文字狂想曲〉的第一點是主題的特殊性，第二是敘事結構、脈絡流暢，第三是聯想有趣。作者敘述他跟

世界隔了一道牆相見，有一些想像，有一些錯開，因為錯開反而看見更多幽微、殘酷、荒謬的現實。這是我喜歡這篇文章的部分，看起來是文字的狂想曲，但當狂想與精障、社會觀察的身分結合，從超現實變得非常寫實，很犀利地穿透了現實的一些情況。不過雖然文字犀利，但自然性不強，可以理解為「因為是精障的文字狂想曲，所以會不自然」。就犀利的穿透性而言我滿喜歡的，有刺激現實的效果。

楊佳嫻（佳）：這篇我也很有好感，但題目訂定可以更靈巧、更好，現在這個題目太直接說明文章的基礎。這篇滿幽默的，跟一般散文的寫法不太一樣，有調侃、有幽默、有一些文字和語言上的諧音，故意用諧音和看錯的東西來諷刺事情。其實是不怒反笑，他對這個社會有一些意見，但用很委婉的方式表達。我有問過鯨向海，他說憂鬱症有可能使注意力不集中，導致識字跟文法有問題，但我想如果所有東西都剛巧看到另外一層意義，那已經不是症狀，而是用文學手法調整過了。讀這一篇其實是在不太自然的情況下看到一些趣味，這部分會讓我有些猶豫。

楊索（索）：這篇確實有創意，但在文字經營上文學性不夠，閱讀的美感覺得稍弱了點。

凌性傑（凌）：這一篇剪裁精準，包括精神病的相關知識等材

料彙集在一起時，扣得滿準的。佳嫻說題目的部分我也有同感，他玩的是語言遊戲而非文字遊戲，所以或許題目可以再調整。

廖鴻基（廖）：一開始看有驚豔的感覺，聯想力、趣味性相當驚人，但收放之間稍多了些，放得太多沒有收回來，有些過度了。不過這篇的聯想力是好的。

〈惡靈無所不在〉

索：這一篇高雄的在地氣味濃厚。作者的特殊處在於語言很好，文字意象講究但不造作，破題跟結尾都充滿流動性，同時整篇的文氣很飽滿，並沒有崩垮。當然也有缺點，他用了不少現成的形容詞和四字成語。不過文章的起承轉合流暢、沒有中斷，文字有文學性的美感。



廖：如楊索所講的，文字很好，但他一直在抱怨，抱怨空氣、年輕人、社會現象，在這樣的篇幅長度裡一直抱怨會讓人看了覺得疲倦。

翠：我覺得他的優點成為他的缺點。文字的意象非常飽滿，也善於經營詩性的語言，但若非通篇如此會好一些。我覺得疲倦的來源不是抱怨，而是審美疲倦。全篇前後貫穿得很好，在文字的掌握上是有成熟的能力，但通篇詩性的文字太多了，現實感弱。稍微調配一下濃度會更精彩。

凌：文字好像用力過度，隱匿有一首詩叫〈括約肌〉：「不用力是不行的／太用力是不行的」。用力控訴或抱怨會太刻意，難以穿透人心。如果題目訂為「霾」，搞不好會比現在好一點。另外，K城可以直接寫成高雄，作品中的地名都是真實地名了，為什麼要用代號指稱高雄？這點有點突兀。

佳：這篇沒選的原因也是因為題名。文字滿好的，結尾也是這批作品裡較好的。但這篇有些段落會覺得純粹是文字描摹，內容並沒有更進一步發揮的感覺，稍微有點可惜。

〈土風時代〉

佳：這篇是我比較困惑的作品。這篇散文其實有一點像小

說，敘述的時間不是當下。作者顯然是嫻熟土風舞，想用這些東西把時光串起來，又要跟愛情和軍隊編織在一起，這是很難做到的，他也沒有表現得很完美。但作品裡有一種厭世、有點犬儒的氣息，感覺像老於世情的人寫出的。不是結構清楚完美或立意清楚的文章，但是有魅力的。這篇因為有神祕的陌生感而吸引我。

廖：這篇應該是我這個年紀才會看得懂，我們那時候土風舞是很平常的活動。這篇作品是將土風舞、女朋友們、當兵等等加在一起，組合成那個緩慢而保守的年代。此篇確實結構鬆散，但有那個時代的味道，不過共鳴應該不會太高，因為用了年輕世代非常生疏的符號。

凌：我覺得他一直在離題，他要講的其實是那個時代又土又瘋，但寫得其實很理性，瘋狂的部分好像沒有寫出來。

翠：我覺得是時間上令人困惑，敘事時間到底在什麼點？感覺是記憶回溯，但是站在什麼點回溯？很多部分無法確認時間，因此記憶的流動、厚度或色澤我無法掌握。

索：可以理解佳嫻為什麼被迷惑或喜愛，這篇確實有某個時代的氣質。我查了一下時序，應該是一九七八年，八二三的二十周年是一九七八年，高速公路也是一九七八年。除了時

序的敘述有問題外，也用了些不是那個時代的用詞，如「海K」、「無厘頭」。另外一點是敘事上非常平淡，還有標點符號用得不好，結尾處也寫得不好。

〈趨光性〉

翠：主題是談家庭、夜市擺攤，有回溯的、淡淡的疏離的溫暖，但結尾處理得不好。作品前段有淡淡的韻味，敘事節奏雖然沒有特別的調度或賣弄，我覺得還是有韻味存在，但結尾太工整、太白、太露。整體來說是平實的。

索：題目非常好，作者講了非常完整的故事，特別是父親的夜市生活，怕下雨、渴望光，對位性的書寫非常強烈。這個故事的生活氣味非常濃厚，作者其實不是文字修養很深的人，但他的文章會吸引我繼續看下去，所以整篇文章很成功地說了一個故事。

廖：這篇是平實、平順的。用夜市講父親跟母親其實講得很不錯。但如要得獎，少了更強而有力的說服力。

凌：我喜歡這篇素樸的寫法，把夜市的生活突顯出來，但趨光性的敘述不夠突出，夜市裡的燈光作者已經試圖寫了，但都只是點到為止，沒有進一步去描寫。這是讓文章比較單調

的地方，作者花了很多篇幅處理枝節的東西，但作品焦點沒有回應題目的光。因為是晚上，因為有光才能讓市集順利運作，這個概念是可以繼續挖掘下去的。

佳：這篇跟〈精障的文字狂想曲〉相比，題目取得很好，但內容沒辦法扣合這個很強的題目。

〈俄羅斯輪盤〉

佳：我對於用日記、周記、筆記的方式表現有點遲疑，這種方式有時是文體上的偷懶，好像可以順理成章地讓文字變得比較鬆散。但作者寫女性身體的膠著，所以用這種文體表現生理的膠著可能是比較合適的方式。這篇是不錯的女性自我書寫，而且是透過很多寫作者不願坦白寫出來的東西，主要是這部分打動我。

廖：同意，採用這種文體是偷懶的方式。再來，題目有點誇張，俄羅斯輪盤是一槍一槍打的，有緊張氣氛，跟只是換醫生的狀況不合。另外是矛盾處有點多，比如一開始對為什麼要慶祝生日有疑問，卻又解釋自己是期待慶生的。

翠：我可接受用這樣的形式表達這個主題，確實可以產生一種反覆性，月復一月看醫生、等待經期的迴圈感。但有幾個

缺點，比如文字太纏綿，讀起來非常疲倦，有一些太冗贅或者意義不明的文字，過度用力雕琢的文字也非常多，會使原本很直觀的身體感知被抽象化了，力道就被削弱了。我看到最後才明白俄羅斯輪盤的意思，但不精確。

凌：我同意作者用力過度，作者也沒有設想要與讀者溝通，溝通的能量是在這些作品中較弱的。像〈精障的文字狂想曲〉這樣寫疾病的篇章，會把疾病的特徵寫出來，但這篇作者好像以為讀者理所當然一定要知道這個病況是怎麼回事。但我不理解這篇裡的病狀到底是什麼，因此有點存疑。

索：這一篇作者有寫作潛力，可能還需要再磨練。描述女性對身體變化的焦慮非常絲絲入微，但標題沒有說服力，標題應該是在突顯一〇四年五月這段，作者所舉的左輪手槍的例子，但卻與主題無關。另外的敗筆在沒有說服力的結尾，為什麼再去看了另一個醫生？這個文章作者有寫作的功力，但敘事邏輯不足。

〈胸膛裡的手〉

索：這篇在投稿作品中，算感官書寫，對於情慾流動和身體書寫，算是題材比較突出。感官書寫很不容易拿捏，這篇算是夠細緻，也有說服力。相較其他作品，這個作者經營的意象非常

豐富，比如早晨的公車，情慾流動與公車的停和啟動，有筆觸上的對照性。整篇作品的圖像感很清晰，有創意。

佳：這篇我自己很喜歡。這篇有點魔幻，裡面的身體非常有侵略性，其實是因為他去慾望身體，才會覺得身體黏住他。寫到後面已經脫離寫實，作者專注地陳述慾望是如何使身體和世界變形，著重在一個點上反覆想像摩擦與迎合，寫得非常仔細，是這次看到的作品裡比較特別的，對身體能夠寫到這個地步。這篇我是支持的。

凌：我覺得這一篇可以再寫得更生猛有力一點，在處理慾望時還是太含蓄。有些用詞不太能夠說服我。另外是「胸膛裡的手」想講的是手與乳頭的碰觸，在情慾的描寫上面應該有更多描述式的語言，把感官世界呈現出來。但到了第五頁突然很溫情、很純愛地講起如何相遇，又突然很少女心，整個敘事上搔不到癢處。

翠：認同這篇感官書寫慾望流動的魔幻性，是在這屆作品中很特別的。但沒有打動我的原因是作者非常用力地在旁邊繞，核心的東西沒有看見。以入選的十八篇來說，要不就是平鋪直敘，要不就是用力過度。用力過度使得感官的色澤、感官的溫度被稀釋掉了。

廖：大家都提到了，焦點不夠集中，一直在周邊盤旋的感覺。

兩票作品討論

〈光〉

廖：這篇講母親弱視，使用的文字很簡單，短句形成很有風格的文章，簡單乾淨。對於光的主題扣得很緊。寫的是弱視的母親多麼辛苦養大他們，但這個部分也是唯一的缺點，這個部分更強一點會是很特別的文章。

佳：當初支持也是因為精準而且乾淨，寫弱視母親的主題卻不煽情，非常節制。裡面引用非常多宗教性的文字，恰到好處，為文章加分。有些修辭恰到好處，如最後「春日裡顯出一片淡綠淡綠」，這種寫法很特殊，是壓縮的語言，但又不是通篇都是。這些比喻性的文字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翠：你們說的部分我都認同，特別是文字的乾淨、精準，這些是優點。弱視母親的部分反而是文章中比較隱微的部分。寫光的各式各樣姿態部份是很厲害，但有些地方太過於鋪衍，比如第一頁中「葡萄美酒……」等等，這些舉列是不是必要？是不是應該強化母親的描寫，再更精簡地保留這些片段。鋪衍太多，單段來看是很棒的東西，但放在整篇當中好

像跑得太遠了，感染力被削減。

凌：像楊翠老師說的，作品裡有很多古典文字直接套進來，與「暗嘸嘸」這些閩南語詞彙搭不上，整體元素可以再調整一下。我在揣想作者的企圖，他應該有嘗試要把宗教對於人類心靈的救贖，當成光明的狀態，但沒有完全挖掘出來，這部分有點可惜。如果可以再進一步去寫，視覺上有障礙的人物塑造其實有很多事可說，但這些事作者都不著墨，有點可惜。

索：同意性傑最後的結語。這篇文章是很動人的書寫。我有一些質疑，有些時候作者使用很多「知識」，散文裡如果要放知識必須是確實的東西，而非比喻。舉例來說：「能源部長倡議，我們只有光能，沒有核能。」這句話不是絕對性的真理，這些部分削弱了說服力。另外他除了古典句子也用了很多現成成語，會讓情感扁平化。

佳：我回應剛剛老師質疑的第一頁古典用詞，當初會覺得前後不搭，但我後來想到了解釋：我覺得他是刻意用習以為常到俗爛的語言，表現這對一般人而言多麼普通，但對於無法直接接受光的人是非常稀罕的。我對知識性的那段不會看得那麼嚴重，那可能是文學性的排比。

〈包裹之城〉

凌：這一篇用很素樸的方式切中核心地寫，用包裹寫背後情意。但有很多句子破碎、不完整，如一開頭「我所說的是、我的母親」，其實不需要這樣的頓號。但整體的概念是好的，用第一個包裹、第二個包裹、第三個包裹，這樣的方式串起家人之間的緣分、互相關心的狀態，樸素的寫法在這些作品裡是比較優秀的。

翠：我先說優點，母女關係的疏離與疏離中的溫暖連結，是非常當代的情感連帶關係，整篇讀下來既疏離又有剪不斷的東西，通過包裹的概念和實質連結。這種當代的語境是這篇文章最好的部分，沒有過度刻畫或一些周邊鋪衍去呈現，用非常平實的方式描寫，這是我喜歡的部分。第二個是包裹的層次，到第三個包裹變成一個生存狀態了，已經不完全是母親寄給他食物的包裹，這種包裹的層次在結構當中被推演。當然也有些缺點，其實我覺得第一句刪掉會更有韻味。有些文字太過參差，有些部分不大合理。整體來說，這篇打動我的部分大於缺點。

廖：第一個包裹是母親寄給他食物，第二個是超商的包裹，第三個是生命的包裹，我要讚美第三個部分。文章有很多不合理處，比如便當的雞腿，要寄的話直接去買需要的分量就

好了，為什麼母親要吃便當的配菜而把主菜的雞腿收集起來寄給他？因為不合理所以覺得不是事實。很大的矛盾是第一段開始，作者想要離開原生家庭，卻又依賴母親寄的食物，吃肉卻又覺得殺害動物很殘忍。所以第一、第二部分不好，第三個部分寫得不錯。

佳：寄包裹這件事很打動我。我自己喜歡第三個部分，也不喜歡第一段，會覺得多餘。還有第二段說人與人的緣分，這種老生常談的說明，也會削弱文章的力量。不太合理處除了雞腿排和豬排外，母親留的紙條的寫法也不太自然。有一些生活化的細節沒有處理好，也許作者為了加強某些東西，而有虛構。但包裹的層次、整體想法是好的。

索：書寫者是有創意的，用日常寫情，生活味很濃。有的文章寫到中間會垮掉，這篇寫到後面反而好。結尾之前兩三段寫宅急便來的時候，整座老公寓震動，寫建築物與包裹紙箱彼此好像共振，很動人。比較可惜處是文字不夠好，不夠有美感，但很有創意。

凌：我喜歡這篇的生活感。我想補充，很多看似不合理的事都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我們覺得不合理可能不是事件不合理，而是文字不夠有穿透力。因為其實在現實中很多媽媽會做許多不合理的事情。我喜歡第一段，媽媽寄粽子，但醬料

是搭配碗粿的，現實中媽媽常會亂配其他的醬料。我覺得作者想呈現真實生活，可惜的是文字力道不夠。

〈U〉

廖：喜歡這篇的文字，文字的藝術性、文學性都非常好。好的文學作品哲思夠的話就非常好。整篇都是自我探索，對生命的孤獨、隔離，對過去的日子，老舊、隔離、生命的孤獨感表達相當精準，加上文字的文學性夠，這篇我給了滿高的分數。

凌：這篇也是我很喜歡的篇章。題目設計非常好，用「U」來進行多重指涉，是人生的縮影，是U型湖的狀態，將地理常識融入生命。還有現實的部分，如居住於U型巷弄裡面，文章的寫法沒有具體的描述，但他有設計另外一個對照組：殘疾者阿輪，殘疾的生命狀態與自己的狀態互相對話。最後說得比較白，他說自己不比阿輪更健全，來表示內心的孤獨和殘缺。每句話都可讀出其他意思，這部分做得滿好的。

翠：在這麼多篇當中，這篇的文字精準乾淨。在詩意的掌握上夠，整體文字非常流暢。第二個優點是U的意象的彰顯，第三個是阿輪。我很喜歡最後阿輪的對照組，阿輪想衝撞U、打破U的嘗試，跟他是對照。結尾他說如果試圖割開U，試圖把裡面的黏液倒乾淨，能夠看見光等等，這種說法

是不錯，但這個結論是不是來得太快了？要如何得來這個結論的節奏感可再多一點韻味，會比較成功。

索：這篇確實文字掌握非常精煉，意象豐富，描寫細膩。但敘事太纏繞，意象太纏繞。阿輪出現之前，有很大的部分以虛寫虛，反覆用黃昏、福馬林、黏液，以虛寫虛的時候需要把文字的渲染和觸鬚伸展開來。阿輪那段，以實要反襯虛的時候反而弱掉。作者寫虛很強，寫實情感沒有著落了。後面突然冒出 W 跟 V，是前面沒有出現的符號，要代表什麼樣的生命經驗也不清楚。結尾的敘述削弱了張力，但以文字而言非常的特殊。

佳：這篇很有哲思性，自我探索的部分很吸引我。我猶豫的點就像楊索說的，黏稠的黃色出現非常多次。不過出現這麼多次可能是故意的，作者為了帶給我們黏膩的感覺，刻意用這種方式來達成，但這個表現法到最後沒有非常說服我。結尾的兩三行很動人，但同意楊翠所說，前面如何突然過渡到這麼動人的人生體悟，好像說服力不太夠。整體而言不錯，但就是有這些小小的缺點。

〈小藥引〉

凌：很喜歡篇名，作品講的是家族裡的傷痛與疾病。破碎的家庭因為自己住院換回一次團聚的機會。在這裡病有種翻轉

的概念，並不只是病，而是治療家庭破碎的藥。結尾處理得滿好的，因為自己的病所以家人間和解了，病好像是值得的，這樣的寫法很真誠動人。但最後那幾句話可以刪掉，藥引寫完可以畫下句點了。

索：標題吸引我，有加分。破題很清楚，文章的主題有呈現出來。文章中諸多佳句，比如「凡吃什麼都燒成焰火。那灰燼是苦……」苦是講自己的生命經驗、父母的婚姻。整個故事描述很有說服力，很真摯，無怨不傷，不過度控訴。但也有很多缺點，一是標點的使用有點氾濫，也有俗常的形容詞。比較大的缺點是麻醉過程作夢，因為我有手術麻醉的經驗，那時並沒有作夢。有一些段落作者的說服力要再加強，結尾最後一兩段弱掉了，但基本上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廖：以一篇文章而言幾乎很難挑出缺點。以作者病了幾次、手術幾次，還能這麼冷靜，並且帶著些許幽默和樂觀，但在描述裡頭提到想自殺，當一個人病到想自殺，應該不大容易寫出這樣有點幽默帶點樂觀的文字。這部分有些不合理。

翠：這篇滿喜歡的。喜歡的部分是真摯性，對於現場的描寫的鮮活性和生活感。第二是藥引的意象跟實指都不錯。缺點是有些地方太露了，像「父親愛我，我如此深信」，這句話是可以不用的。還有時間的轉折，到第三頁突然過了十年，這

個部分不是那麼成功，也太白話、太多餘了。自殺那部分在前後是比較扞格的地方。最後結尾太露、太勵志，全篇的韻味不見了。但還是很喜歡這篇。

佳：這篇的文字比較詩意，但恰到好處。前面我們有討論到很多文字很好但用力過度，這篇不太有的毛病，但稍微會覺得有點為文造情。倒數第二段提到十字形的疤痕，假想「我」跟醫師會以文藝腔的方式講話，這個就太多了。有一些補充說明，比如跳樓的氣墊或某一任情人以自殺要脅，可能是想加強力道，但顯得多餘。整體來說文字功力是強的。

〈正港南方〉

索：基本上是好的散文，我心中認為好的散文讀起來有音樂性。這篇文章平淡自然，不刻意雕琢文字，文氣貫連，像竹子一節一節，到最後沒有鬆掉。這篇文章非常高雄，非常在地，寫方向、寫溫度、寫對城市的自我認同，參差對照下也從這樣的文章裡把青春期的迷茫或者尋找表現出來。沒有找到太大的缺點。

廖：如楊索說的，平實、自然、不誇大。用南方、正港、正港南方，三個段落鋪陳，相當扎實飽滿地呈現台灣的南方味道。不是理論性或資料性的，是真正在南方長大的人才寫得

出來這樣的文章。雖然作者舉的一直是非常小，幾乎沒有味道的例子，但因此會覺得更自然。表達好、文字美，很多句子忍不住想圈起來讚嘆。如楊索講的，是非常完美的文章。

凌：青春感掌握非常好，應該是很年輕的生命所寫。最厲害的是有自己的腔調，自己的語氣調節得非常好，把高雄生活的狀態描寫得非常好。但某一些自問自答的部分可以省略，直接用眼前的景象來代替問答更佳。關於「正港」的部分，現在很多軍區是可以開放參觀的。還有「海，對那附近的人，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於是著有荒謬的生活：成為最靠近海卻看不見海的小鎮。」這可能用力過頭了，這是比較刻意的部分。文章的整體感一直維持得滿好的，一直在自說自話的腔調裡面。期待他可以更好的是把問題挖掘得更深一點，用更精確的高雄形象來替代浮掠的部分。

翠：優點是文字乾淨平實，特別是在前面兩段談中學時記憶中的南方生活細節，或者第二段關於海的記憶，這個部分是有溫度的、有質感的。但我看到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這篇文章的核心處理，會營造一種跟別人論辯南方是什麼的姿態，這個論辯的姿態恰恰是這篇文章比較有問題的地方，如果要營設論辯的姿態，對象應該要設得更清楚，會挖得更深。其實自然寫他的南方記憶就很正港了。第二個是從南方，到正港，到正港南方，結構設計得太工整了。這是我覺得缺

點，優點則認同其他評審所說的。

佳：我覺得沒有一個正港的高雄，我也尊重在這邊住很久的人感受未必是相通的。文章裡寫到的高雄對我而言是熟悉但不會有太驚喜的感覺。我讀了反而是沒有驚喜感的，當時比較快會略過，沒有停下來。

索：這很有意思，你讀六〇年代會有感覺，我們不是高雄人反而有感覺。

凌：我再補充，如果到國中才知道家附近是海，可能國小鄉土教育沒做好。所以他說「一直到後來才知道家附近就是海。」我不知道是真實還是刻意的。

廖：在左營的人是不能進去軍港的，要看海就必須搭公車。這個部分非常平實，因為我們缺乏海洋教育，我們對海的感覺有落差。雖然距離很近，但隔著一面牆，在視野裡、生活上是不見到的。幾年前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有個台大學生成來上我的課，說他現在才知道台灣是海島。也許他想表達的是海跟我們心理上的距離是相當遙遠的。

三票作品討論

〈最熱的時光〉

翠：這篇是以平實見長的散文，標題有雙重性。以父、子兩個軸線的故事，相互交織，最熱的時光的「熱」也是交織的。敘事者通過第二人稱的策略，把自己高中時候想尋找出口，跟父親當時將要被停止的打鐵生活節奏，兩者做反向的串織。一百七十頁把兩者扣在一起，最後一場撞球間的球賽，打過去喀的一聲，轉到父親也在捶打，可能是最後的打鐵，串連得還不錯。整體而言，文章把青春的熱，尋找出口的躁動，和父親的工作走向下坡串聯在一起很自然。感受得到現實的味道和溫度。我唯一在想的是不用第二人稱敘述感覺是不是會更強些？

佳：這篇非常有動感，父親打鐵，他去撞球，動作很細膩。不是用花俏或濃烈的文字帶動文章，是透過動作帶動，這種寫法相對而言是高明的。優點楊翠有提到，青春的某種結束與開展，與父親的打鐵工作結束之間的交錯。但設計感很強，尤其第七頁像電影鏡頭切換，我無法決定這種寫法是好或不好，設計感有點太強、太刻意了。但精密的動作帶動文章是很欣賞的。

凌：設計感很強，但採用的是平實的敘事策略，把故事完整地交代出來。用第二人稱應該是故意的，變成中年的自己回望自己的青春時光，用你作為敘事主軸。好像想抽離現在狀

態，回看青春時光，有自我對話的意識。最厲害的是他用很鮮明的標題，把高雄的熱跟打鐵街的熱串起。打鐵街沒落了，青春的熱度也消逝了。看起來有點不順的是第一句：「吃米粉要趁燒，打鐵要趁熱」，太過平常應該不要用這句破題。

廖：沒有選的原因是跟〈正港南方〉很像，地方性非常強。這兩篇比較，這一篇設計感太強。撞球跟打鐵搭配著完成這篇文章，球在奔滾，打鐵行業也一直都在動，最後行業消失和撞球落袋，這個意象都很好。但第七頁太刻意了，反而不自然。這是篇佳作，是非常好的文章。

索：破題弱掉了，很仔細看才發現是很強的文章。題目取得不好，侯孝賢電影《最好的時光》大家都知道，已經是太經典的標題了。但這個作者是企圖心很強的書寫者，用小說的筆法寫散文，所以才引起一百七十頁的切換。那段可以說服我，但確實失去自然性，設計太精巧。結尾寫得好，寫高雄的熱、打鐵的熱、青春的熱，把幾種生命質地、經驗碰撞的熱跟冷連在一起，是篇很強的散文，但作者的企圖有點意在筆先。

決審投票

評審討論後決議最後評選僅評選〈精障的文字狂想曲〉、〈光〉、〈最熱的時光〉、〈包裹之城〉、〈U〉、〈土風時代〉、〈趨

光性〉、〈小藥引〉、〈胸膛裡的手〉、〈正港南方〉共十篇，以第一名10分，第二名9分，以此類推評選。

評審結果

作品名稱	楊翠	廖鴻基	楊索	凌性傑	楊佳嫻	總得分	序位	獎項
最熱的時光	10	9	9	10	10	48	1	首獎
正港南方	6	10	10	5	7	38	2	評審獎
U	5	8	4	9	8	34	3	優選
小藥引	8	6	5	8	6	33		
光	4	7	3	4	9	27		
包裹之城	9	2	7	6	3	27		
趨光性	7	4	6	7	1	25		
胸膛裡的手	2	1	8	3	4	18		
精障的文字 狂想曲	3	5	1	2	2	13		
土風時代	1	3	2	1	5	12		

主席宣布二〇一六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最熱的時光〉

評審獎：〈正港南方〉

優選：〈U〉